



爨园听雨

杨卓成

我无法抵挡爨园的诱惑。

在我50余载的生命里，我曾无数次去过位于曲靖市第一中学、藏有国家级文物——爨碑、被人们称为爨园的园子。因为一进入爨园，便会有神清气爽、超凡脱俗的感觉，所以，哪怕已去过若干次，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再一次走进爨园、拜谒爨碑。

这一次，我是在雨中去爨园的。

听不到雷声，没看到天空滚动的乌云，刹那间一场急促的雨便来临了。

一行人没有谁在意这雨，大家站在雨中，任凭雨点敲击脑门、拍打后背，雨点落到地上，溅起一股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气流。久旱逢甘霖，再加上雨来得急，顿时，细密的雨丝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罩子，将爨碑、爨园和拜谒的人们揉为一体，与外界隔绝开来。

我在雨中沿爨园转了一圈后，便离开了这些高谈阔论、滔滔不绝的人群，躲进了爨园内的空旷绿荫里。这里耸立着碑亭，平时原本喧嚣热闹之地，此时却出奇的空寥寂静，似乎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。那种由于自负、倔强、落寞、失意、伤感所汇成的，对历史、岁月、传统文化的无限敬畏，此时迅速膨胀起来，促使我放下一切，去抚摸和倾听雨中爨园的诉说。

在这滴答雨声中，我对爨园残缺的印象，渐渐被雨声拼凑得完整，思绪也随着雨滴的牵扯渐渐走远。



爨园并非仅仅因这块碑而享誉，更不是因这块碑而生辉，爨碑所承载着的是一段让人震撼的历史沧桑。

据史书记载：爨氏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人，而是从中原南迁而至的汉民。东汉末年，汉民班氏因公受封食邑于爨地，为彰显荣誉与功勋，便以“爨”作为他们的姓氏，即现在通常所说的“采邑于爨，因氏族焉”，到了蜀汉时期，受封食邑于爨地的班氏后人，已经发展成为南中大姓，逐渐“迁运庸蜀，流薄南中”，落籍于滇，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。至东晋成帝庸五年（公元339年），爨氏已独霸宁州，家族势力分统各地，爨氏以刺史、太守、都督等各种封号统治南中。由于当时中原王朝的衰落与国家的分裂，朝廷无力经营南中，使爨氏形成了“开门节度，闭门天子”的称雄局面，演绎出了一段让人感动的历史。

凉丝丝的小雨仍在不停地下着，掉落的雨滴在硕大的叶面上聚集后，最终形成一道水柱从叶面上滑落并重重地敲打在了下面的枝叶上，四溅的水花又在新叶子上慢慢聚拢形成水柱，如此循环反复，仿佛在诉说着亘古不变的历史现象——兴衰更替。爨氏政权的兴盛衰落，留给了后人非常多的悬念，也激发了我对人生、岁月、历史无尽的咏叹。

爨人是从中原来的外来民族。爨人这个族群，其主要成分是汉族移民和当地滇人的融合体。这些外来人入滇，充满了传奇与艰辛，在漫长的迁移征战中，他们可谓是前赴后继。庄碛入滇，有他们紧跟的步伐。秦开五尺道，他们尽了绵薄之力。汉武帝开滇，他们抓住这难得的机遇，亦军亦民不断入滇，壮大了在南中的势力。武侯定南中后，他们更是解除了后顾之忧，入滇的人数明显增多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他们以戍军、屯垦、商贾、流民等方式源源不断进入南中，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被当地“夷化”，对当地的经济、文化发展和社会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这一切，在爨碑都有所记述，却又只是只言片语，满满一段爨氏崛起、建业、衰亡史，又岂是这么几百字能够承载得了的。大量残缺的历史空白需要人们用智慧和合理想象去填补。